

· 长篇历史小说 ·



龙吟虎啸

王学东/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龙吟虎啸

◆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王学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吟虎啸/王学东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033-1895-3/I·1492

I. 龙… II. 王…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4955 号

书 名: 龙吟虎啸

作 者: 王学东

责任编辑: 陈济康

装帧设计: 张禹宾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4.7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3—1895—3/I·1492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人物表

- 俞大猷 浙江总兵,抗倭名将
戚继光 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参将,抗倭名将
谭纶 台州知府,抗倭名将
胡宗宪 浙、直总督
宗礼 游击将军
卢镗 浙江副总兵
汤克宽 俞大猷麾下参将,掌管水师
俞咨皋 俞大猷麾下将军
齐嵩 俞大猷麾下将军
霍贯道 宗礼麾下裨将
萧萧 俞大猷救下的民女,一直跟随俞大猷左右
徐渭 胡宗宪帐下幕僚
- 赵文华 工部尚书,提督江南剿倭
阮鹗 浙江巡抚
- 辛五郎 东瀛倭魁
徐海 倭寇头领
陈东 倭寇头领
叶麻子 倭寇头领
翠翘 徐海大夫人,江南名姝
绿珠 徐海二夫人,江南名姝

朱厚熹 嘉靖皇帝
庄妃 嘉靖帝爱妃
徐阶 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
严嵩 内阁首辅
严世蕃 严嵩之子,工部左侍郎
黄锦 太监,司礼监总管
严年 严府管家

谢迪 浙江豪绅,私通倭寇
谢贵 谢迪之子

小宰治 东瀛倭将
河野义雄 东瀛倭将
龟尾大木 东瀛倭将
徐洪 徐海胞弟,将军
林金发 徐海麾下将军
崔大昌 徐海麾下将军
洪烈 徐海麾下将军
罗大雄 陈东麾下将军
侯方贵 陈东麾下将军

牛庄主 牛家庄庄主
牛玉莹 牛家庄大小姐

金科 戚继光侍卫
朱钰 俞家军士兵,后借到戚继光营中
玉如龙 俞家军士兵,后借到戚继光营中

故事梗概

明朝嘉靖年间，海寇猖獗，沿海地区南至广东、福建，北至山东、辽东，战火蔓延，愈烧愈烈，史称“沿海倭乱”。

呼啸而来的倭寇和海盗在明军虚弱的海防中横冲直撞，犹如无人之境，百姓饱受其害。倭乱，成为大明帝国的巨大祸患。

大明军队和沿海百姓与倭寇展开了惨烈的厮杀。朱纨、王忬、李天宠、张经、杨宜、曹邦辅、胡宗宪、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卢镗、汤克宽等帅将，前仆后继，英勇杀敌，一些将星黯淡和殒落，又一些耀眼的将星冉冉升起，此伏彼起，展开一幅幅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历史画卷。

本书以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谭纶、胡宗宪及赵文华、阮鹗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展开故事。俞大猷运筹谋划，指挥若定，善统兵之道和驭将之术；戚继光智勇双全，刚正果毅，勇冠三军。二将率领“俞家军”和“戚家军”与倭寇、海盗进行浴血奋战，连奏大捷，为平息浙、直倭患，立下赫赫战功。胡宗宪是个在明朝中叶抗倭战争中颇负盛名又极具争议的人物，他在诡云谲波的官场上时，追名逐利，患得患失，显出一身“媚骨”；

但在战场上，他有胆识、善权谋，任浙、直总督后，与俞大猷、戚继光共运筹、同谋划，连环施出离间计、美人计、诱降计等计策，分化瓦解倭寇联盟。先后歼灭了长期盘踞东南沿海气焰嚣张的倭魁辛五郎，铲除了枭勇善战、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的巨盗徐海及称雄一时的盗魁陈东、叶麻子等，使骚扰祸害东南沿海的倭盗集团连遭重创，一蹶不振。

2 书中以重笔浓墨塑造了俞大猷、戚继光、谭纶、卢镗、汤克宽、俞咨皋、齐嵩、萧萧等抗倭将士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辉业绩及他们的感情世界；鞭挞了倭寇的凶狠残暴和与倭寇沆瀣一气的海盗助桀为虐的累累恶行，着重刻画了大枭雄徐海复杂的性格，及其与江南名妓翠翘、绿珠生离死别的缠绵故事；剖析了朝廷中权势倾轧的肮脏与残酷，及这种朋党之争对抗倭的影响和冲击，从一个横断面揭露了明王朝的腐朽和没落。

目 录

第一章 溅 血…………… (1)

大明将军宗礼率领八百河朔健儿，在锦绣江南的一座石桥上，与十几倍的倭寇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杀。手握重权的浙江巡抚阮鹗见死不救，任由宗礼身陷重围。宗礼壮烈牺牲，八百壮士一个个倒下。他们威武不屈、宁折不弯的悲壮精神，为萎靡不振的平倭疆场，注入了一股刚猛英锐之气。剿杀倭寇的序幕拉开了！

第二章 王 道…………… (26)

倭患泛滥猖獗，如寒霜，似冷气，吸附在一道道告急文书上传入京师，皇上惊心，百官颤栗，京城中笼罩着一片阴冷肃杀之气。嘉靖帝求助于“五帝”，五帝不灵。帝更迁怒于朝臣。顿时，朝廷中愁云密布，沉渣泛起，在“王道”这一冠冕堂皇的招牌遮蔽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第三章 除 奸…………… (70)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浙江总兵俞大猷谨记前辈剿倭大帅朱纨的至理名言,救下受辱的烈女萧萧,又与戚继光联手,顺藤摸瓜,巧施奇计,借刀杀人,铲除了隐伏在身边的“衣冠”之盗谢迪,斩断倭寇伸向官军的黑手,为荡平倭患扫清了道路。

2 第四章 张 网…………… (116)

剿倭总督胡宗宪与俞大猷运筹帷幄,连施奇韬诡略,为倭寇布下了天罗地网。网罗初成,谁做诱饵?巾帼奇女子萧萧毅然请命,再入狼窝。“恶狼”被引入“网罗”,萧萧却再度陷入倭寇的魔爪。就在萧萧纯洁的身躯面临受辱的危急时刻,俞大猷剑光闪处,倭寇顿成剑底幽魂。萧萧投身扑在俞大猷怀中。

第五章 离 间…………… (160)

倭寇三足鼎立,引一发而动全身。戚继光背负“离间”重任,深入倭魁徐海的巢穴游说策反,却被色艺双全的江南名姝翠翘、绿珠的美色所惑,神志迷乱中险些吐露真言。危急时刻,戚继光毅然抽刀刺臂。他的壮举,折服了徐梃,感动了翠翘,成就了“连和”。倭寇的联盟被撕开了一道无形的裂缝。

第六章 破 盟..... (202)

俞大猷、胡宗宪以“美人计”开路，深入倭寇堡垒内部，或拳打脚踢，或巧嘴弹舌，或瞒天过海，云遮雾罩之下，倭魁、巨盗连连入彀，陈东落网，叶麻子遭擒，徐海被策反。曾坚如磐石的倭寇同盟顷刻间土崩瓦解，只剩下东瀛倭魁辛五郎一只孤枭，也已折翅铍羽，无力搏击了。

第七章 鹤 唳..... (258)

狡诈的徐海嗅闻到了沉重的血腥味儿正笼罩在他的周围，他不甘束手就缚，率军挖堑壕，设鹿砦，备舰船，欲作困兽一搏。善解风情的翠翘、绿珠抚琴为徐海消忧解郁，那悠扬清脆的琴音，那情意绵绵的莺声燕语，在风雨欲来的肃杀氛围中，平添了许多的温馨与柔情。

第八章 龙 吟..... (306)

惨烈的搏杀开始了。俞大猷展现“南龙”的神威，巧施“围城打援”之计，佯攻徐海，却在中途设伏，歼灭东瀛倭魁辛五郎。徐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声东击西”之计，逃出重围。就在徐海得意地哈哈狂笑之时，树林中俞大猷两道鹰隼般的目光正紧紧地摄住他的身影。

第九章 虎 啸..... (346)

新任参将戚继光重典治军，临阵磨枪，不惜冒着开罪俞大猷的风险，严惩俞家军违犯军纪的士卒，将一群怠兵惰卒

整顿成一支新军。在台州知府谭纶的协助下,与南逃东甯的徐海残军展开一场残酷的拉锯战。在危急关头,以神箭射杀敌枭,大败倭寇,初显“北虎”风采。

第十章 绝 杀..... (398)

为美色,兄弟反目,徐海杀胞弟自折羽翼。徐海自感势单力薄,与盘踞舟山的东瀛倭魁渡边弘一勾结,重温东山再起的美梦。“俞龙”、“戚虎”再度联手,外加谭纶助阵,倭寇的黄粱美梦破灭了。舟山倭寇遭受重创。徐海自杀身亡,丢下的翠翘、绿珠两个绝色美女,成了官军的阶下之囚。

第十一章 尾 声..... (451)

镇海灵隐寺中,老方丈为俞大猷、萧萧指点迷津。而在宁波的庆功会上,胡宗宪乱点鸳鸯谱,将翠翘赐予永顺首长彭翼南。翠翘身着盛装,怀抱琵琶,投江自杀,被戚继光救起。戚继光心仪色艺双绝的翠翘。但翠翘心已死,情已灭,脱离红尘,削发为尼。一代江南名媛,演绎出一段凄美的传世佳话。

第一章

溅血

1

天空蔚蓝，太阳喷吐着血色的光芒，罩住了在石桥上昂然屹立的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

宗礼将军浑身是血，手拄着宝剑，站在横七竖八的尸体堆中，满脸的悲愤，仰天长望。

一只苍鹰在空中，时而鼓动双翅，任意翱翔，向风神挑战；时而身躯不动，静悬空中，如一座鸢雕，威武潇洒。

“哦，真不愧为空中战神啊！”宗礼不由地赞叹。他想到自己的处境，对苍鹰心生艳羡，恨不能立时插上双翅，直冲霄汉。

那翱翔天空的苍鹰锐利的眼睛似乎发现地面上有一位战将在赞美它，在羡慕它，越发激起了它的狂傲之气，只见它陡然屏住双翅，箭一般俯冲下来，离石桥上的宗礼只有数丈之遥时，却又以一个利落矫俏的翻转动作，突变方向，“嘎——”一声长啸，从宗礼的头顶掠过，忽啦啦直冲

向蔚蓝浩渺的天空。

“唉——”宗礼似乎感觉到了苍鹰飞掠头顶时带起来的风，他目送着苍鹰远去的身影，不由地黯然神伤，大声道：“苍鹰啊，苍鹰，想在我宗礼面前抖显威风吗？想看我宗礼的悲惨下场吗？插上双翅，我宗礼也可以任意翱翔，傲视当世啊！”

裨将霍贯道和一些残存的士兵围拢到宗礼身边。霍贯道也已是多处受伤，身上滴着血，撕碎的衣衫片片殷红。他厮杀疯了，双目精赤，望着宗礼只百感交集地唤了一声：“将军……”

2

宗礼收回神思，看了看霍贯道，又扫视了周围一眼，见侥幸活下来的亲兵爱将们个个伤痕累累，已疲惫到了极点，再也无力杀敌了。而数十倍于己的倭寇正在对面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舔着嘴唇，磨着牙齿，随时都可能猛扑过来，将他的子弟兵连同这座石桥一并吞噬。想到此，他知道今日决难生还了，自言自语地道：“我八百河朔子弟兵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威名远扬，没想到今日竟落到如此凄惨境地，都是我宗礼无能所致，我宗礼是罪人，是罪人啊！”说到伤心处，一双虎目中竟簌簌地落下泪来。

霍贯道舔舔嘴角的血迹，眨巴着眼睛想说几句开解的话，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不服气地说了句：“这怎么能怨将军呢？古语说得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现今将军麾下所剩不过区区百八十人，又都受伤挂彩，怎能挡得住倭寇上万之众的死缠烂打呢！”

“是啊，”宗礼静静地道，“此刻阮巡抚如从桐乡方向迅速出击，我等乘势杀过去，倭寇被我屡屡截杀，已伤亡惨重，元气大损，如果遭遇背腹受敌，必垮无疑。可我两道飞鸽传书，皆如石沉大海，如之奈何！唉——”他叹息一声，又惋惜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惜啊，可惜！”

“混账东西！”霍贯道忿忿地大声咒骂道：“都是阮鹞老儿胆小如鼠，俞大猷浪得虚名，迟迟不来救援，方害得我等进又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只能在此坐以待毙。本将军今日横尸疆场也就罢了，倘能留得一口气在，决不与两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干休！”

宗礼目光凝视上方，摇了摇头，沉吟道：“将军非也，那俞大猷乃诚

信之将，遇事颇重大局，又与我交往至深，决不会在此刻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听说那阮鹞乃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之人，怕是大猷受制于鹞，虽有其心而无其权，也是枉然！”

宗礼言罢，目光幽暗深沉，凝视着前方，心里却在暗忖：眼看天色将晚，倭酋徐海奸诈狡猾，此刻必然猜知我等援兵无望，自可放手进击，一场血战即在眼前。他向周围扫视了一眼，见所剩不过百余伤卒，已是东倒西歪，横仰竖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这等模样，如何挡得住几十倍倭寇的围杀……

“呱——”

“呱——”

几声嘶哑的啼鸣惊散了宗礼的思绪，他抬头仰望，映入眼帘的是数十只黑老鸱。这群贪食腐尸的家伙大概是嗅到了血腥味儿，正从四面八方盘旋着聚拢过来，落在石桥周围的树上，有几只胆儿大的，竟“呱呱”聒噪着落在他身侧的枯树上，示威似地俯视着他和他的伤卒们。

“奶奶的！”宗礼暗自苦笑，“要倒霉了，小小的鸟雀也来趁火打劫，欺负老子！”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似乎看到了全军覆没的凄惨景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老鸱围着将士的尸体啄食……他悄无声息地左手握住了长弓，右手熟练地探手取箭，却发现壶中只剩下三支箭。他犹豫了一下又将手缓缓地放下了。

霍贯道见状，也握弓在手，道：“将军，末将来收拾这群恶禽！”说着张弓搭箭就要射出。

“不要射杀它们！”宗礼摇手止住霍贯道，“老鸱贪食，食的是我等的臭皮囊，而嗜血成性的倭寇，却危我社稷，杀我百姓，其恶行更胜过老鸱百倍、千倍，箭剩下不多啦，还是留给倭寇吧。”

霍贯道放下弓箭，望着老鸱恨恨地道：“好吧，老子的箭就留给鼠倭狗盗，便宜你们啦！”

宗礼看看天色，血红的太阳就要落下去了。他知道这种安静的时间已经寥寥无几，一场惨烈的厮杀瞬间就要发作。他望着霍贯道，沉声

问道：“还有信鸽吗？”

“有。只剩一只啦。”

“一只足够啦，放出去！”

“已经有两只信鸽传书，均石沉大海，援兵能来吗？”

“哼！”宗礼无奈地苦笑一声，“放不放在我，来不来在他们啦。”他说完，在一片沾满血迹的纸上匆匆写下几行字，交与霍贯道，“来，放！”

霍贯道将纸条儿捆在鸽子的腿上，打一声呼哨，大手向空中一撒。鸽子扑啦啦展动翅膀飞上蓝天，在三里桥上空盘旋，似在告别，接着向西南飞去。

宗礼目送着飞鸽的影子消逝在远方，收回神，沉声道：“做好准备，做最后的搏杀！”

霍贯道却不像惯常那般大声响应。他似乎另有想法，游移的目光瞅着宗礼，试探着问道：“将军，这最后的搏杀，是否……”

“怎么？”宗礼诧异地问。

“这……”

“你这是怎么啦？吞吞吐吐！有话快讲，还有时间磨蹭吗？”

“好，我说！”霍贯道大声道，“依末将之见，我等在此阻敌，将军就不要参与这最后的搏杀啦！”

“嗯？怎么说？”宗礼面露惑色。

“三十六计，走为上！”

“走？”宗礼苦笑道：“哪儿去？”

“崇德、杭州……哪儿皆可去的，只是不要留在三里桥！”

宗礼凄然道：“将军要陷宗礼于不仁不义吗？”他扫视一眼战场，“众弟兄死的死，伤的伤，我宗礼身为主将，焉能如此贪生怕死，在危难时刻甩下众弟兄不管不顾而自我逃生？换上你霍贯道，能做出这种事吗？”

霍贯道由衷地大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河朔健儿可以没有我霍贯道，可绝不能没有大将军。便是为了平倭大计，将军也必须活下去，以重整旗鼓，再振军威，为我霍贯道和死去的众弟兄报仇雪恨！”

“贤弟不要枉费口舌啦！”宗礼倚靠着枯树坐在一块巨石上，脸色肃穆，沉思良久，方瞅着石桥徐徐说道：“贤弟的好意，宗礼心领了，但苍茫大地，广袤神州，眼下属于宗礼的只有这座石桥啦！”

“可，即使将军不走，桥也难保不失啊。再者，将军乃抗倭的栋梁，这小小石桥岂能与将军的身家性命相比？将军——”霍贯道还待再劝。宗礼摆手止住了他，沉声道：“非也！贤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等在此血战，绝非单单为了保住这座石桥啊！”

“嗯？将军此话怎讲？”霍贯道诧异地问。

宗礼却不作答，深沉的目光眨也不眨地凝视着远方，脸色越发凝重。他的心里凄苦，脑海里闪过一幕幕惨烈的画面……

——一百余名倭寇，如一群嗜血成性的恶兽，自乐清登陆，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劫掠三府十余县，历时五十余日，官兵百姓被杀掳者无算……

——数十倭寇，似黑煞魅影，由山东日照潜入，自焚其舟，流劫东安卫，攻淮安、下赣榆，转掠沐阳，洗劫桃源，焚烧清河……流害千里，上千官兵、百姓浸入血泊之中，死于倭刀之下……

——六十余名倭寇，红衣黄盖，手提倭刀，像一股恶浊的黑旋风，呼啸着出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袭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再犯芜湖。接着，火焚芜湖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转掠南直隶，攻南京，犯大安德门、夹岗，穿越秣陵关，流窜溧阳，攻掠宜兴。再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而达浒墅关——历时八十余日，横行数千里，劫掠三省数十州县，所到之处，官兵望风而逃，一触即溃，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连同他们麾下四千余将士一个个背朝着倭寇面朝着大地纷纷倒下、呻吟、死亡……漫漫数千里，大火映红了天空，鲜血染红了大地……

“太丑陋了！太耻辱了！”

宗礼在沉默中突然爆发，激愤而又低沉地吼叫起来。

“将军怎么啦？”霍贯道吓了一跳，急问：“谁丑陋？谁耻辱？”

宗礼方回过神来。他长嘘了一口气，似是吐出胸中的浊气，稳定了一下情绪，徐徐道：“贤弟细想，眼下，我江南抗倭大势，上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底层官军士气低迷，对倭寇几乎到了闻风溃逃的地步。朝廷也显得躁动不安，将督察抗倭的重臣杀了一个又一个，浙、直总督走马灯似地撤换，但战事却一败再败，屡遭挫折，百姓连年深陷倭乱苦海，对扫平倭患几近彻底绝望，而倭寇的气焰则甚嚣尘上，在我大明江山的土地上，任意横行，肆意践踏……”宗礼稍稍沉思，问霍贯道：“贤弟可知那股历时八十余日、横行三省数十州县，方被俞大猷剿灭于浒墅关的倭寇有多少人吗？”

“听说是六十余人，是吗？”

“不错，正是六十余人。可你知道光金陵驻防就有多少官军吗？”

霍贯道眨巴一下眼睛，道：“这，末将不知。”

“有十二万之多。”宗礼凝眉道：“足足十二万呐，加上民团、百姓，便是每人一口唾沫也将倭寇淹死了，却让区区六十余寇在我泱泱大国的土地上横行数千里，烧杀掳掠，犹如无人之境，我大明帝国哪里还有一点儿刚性！哪里还有一点儿血气！”

“是他娘的太草包啦！”霍贯道大声骂道，“如果官军都能如将军这般英武，如我河朔健儿这般骁勇，何愁倭寇不灭！”

“嗯。”宗礼神色凝重地点点头，“我等食朝廷俸禄，受百姓供养，却如此朽若腐草，任凭贼寇肆意猖狂，真乃奇耻大辱也！贤弟所言极是，军中弥漫着如此恐倭惧盗之风，即使暂时保住了石桥复有何用？明日还会失去百座、千座石桥，甚至桐乡、崇德，进而杭州、金陵，都将连连失陷……”

“那、那为何我等还要拼命死保这座石桥呢？”霍贯道问。

“其关节正在于此啊！”宗礼续道：“在此危难时刻，我江南平倭疆场实在急需灌输一股刚猛英锐之气，以激发我民族之英雄气概。今日